

英雄传奇

岳

岳家将演义

上



英雄传奇

岳家将演义

上

〔清〕钱彩 著 王彦辉 范红潮 霍祥 点校

岳家将演义 (上、下)

〔清〕 钱彩 著 王彦辉 范红潮 霍祥 点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375 印张 47400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21.00 元

ISBN 7-202-02301-6/I · 5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总 序

中国之小说，是真正起于民间的。当初赵宋之汴梁、杭州等地，民丰而物阜，于是游乐之事渐趋良多。这也是经济发达之后的必然。而上述这种适应于市民娱心悦目的游乐形式，因其生长、兴起于勾栏瓦舍，故被称之为瓦肆伎艺或杂伎艺。关于“勾栏瓦舍”，有必要赘言几句。因“勾栏”在元以后亦指妓院，故一般稍有文化修养者皆以其为不正当场所。其实，勾栏与瓦舍初皆指宋元时都市中娱乐表演场所。勾栏又称作“棚”，瓦舍又称为瓦子、瓦肆。而勾栏则当小于瓦舍。《东京梦华录》载：“（汴京）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武林旧事》亦述及瓦子内又包含若干座勾栏。且瓦中除有“相扑、说经、小说、覆射、踢瓶、各种傀儡、背商谜、教飞禽、影戏、唱赚之类”（《繁胜录》）外，尚有货药、喝故衣、剃剪之类的旁行他业，较之“勾栏”涵容为大。所谓“勾栏”，当本指以栏杆之类围起的场子（“勾栏”本义即指栏杆），其又称作“棚”或可证明。而瓦舍，《梦粱录》言：“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都城纪胜》亦云：“瓦者，野合易散之意。”“瓦解”之义不庸烦言，“瓦合”依颜师古注，谓“瓦合，谓如破瓦之相合，虽曰聚合，而不齐同”。当然，瓦子亦可理解为瓦棚，胡三省注《通鉴》谓“黄巢撤民居以为寨屋，谓之瓦子寨”。总之，勾栏与瓦舍当是较为固定的正规场所，有别于露台和草棚，但亦绝不会是深宅大院式的堂馆。

在勾栏瓦舍诸伎艺中，便有“说话”之一流。而“说话”人据以“说话”的底本，即为“话本”。而话本的继续发展，则演为后代的章

回小说，此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而宋元话本不似敦煌变文和唐话本的浅近文言而为通篇的“白话”，通俗、生动，开创文学语言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为后世小说乃至戏曲广为大众接受因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载体。

话本中有“讲史”一家，述历代兴亡与战争故事，“讲史”之发展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构成了重大影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巨制，即为在讲史基础上的文人加工发育而成的。而后世之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乃为其流裔，其不仅数量繁多，且流传颇广，深受大众之喜爱，及至传播媒体品种、数量、效果日胜一日之今天，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仍然有着广大的观众，且浸透若干媒体，此亦为通俗文化使人没商量之一景。

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二者十分相近，然前者更主要以描写历史事件之演变为主，后者则是以历史上之某一或某些英雄人物为描写重点，如鲁迅先生所云，乃“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中国小说史略》）。故后者大多以隋末农民起义、唐末五代的分裂、宋代抗辽抗金的战争等为铺陈背景，描摹一系列英雄，如薛仁贵、杨业父子、狄青、呼延必显、岳飞父子等，而这些人物，便成为流播民间妇孺能详的传奇人物。

鉴于英雄传奇小说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数代读者的喜爱，我们特整理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若干种，以“某家将演义”形式组合命名，并借“英雄传奇”总而为丛书之题，以期适应大众的阅读口味。

戴 月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金 丰 序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如宋徽宗朝，有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朮之横，其事固实而详焉。更有不闻于史册，不著于纪载者，则曰上帝降灾，而始有赤须龙、虬龙变幻之说也，有女土蝠化身之说也，有大鹏鸟临凡之说也。其间波澜不测，枝节纷繁，冤仇并结，忠佞俱亡，以及父丧子兴，英雄复起。此诚忠臣之后，不失为忠，而大奸之报，不恕其奸，良可慨矣！

若夫兀朮，一战于朱仙，而以武穆败之；再战于朱仙，而以岳雷驱之。虽云奔北，而竟以一人兼敌父子之勇，不亦难乎？

至于假手仙魔之说，信其有也固可，信其无也亦可。总之，自始及终，皆归于天。故以言乎实，则有忠、有奸、有横之可考；以言乎虚，则有起、有复、有变之足观。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予亦乐是说之可以公诸同好，因序数语，以弁诸首而付之梓。

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丰识于余庆堂。

目 录

第 一 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滴金翅鸟降凡	(1)
第 二 回	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	(7)
第 三 回	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	(13)
第 四 回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	(19)
第 五 回	岳飞巧试九枝箭 李春慨缔百年姻	(26)
第 六 回	沥泉山岳飞庐墓 乱草冈牛皋剪径	(33)
第 七 回	梦飞虎徐仁荐贤 索贿赂洪先革职	(40)
第 八 回	岳飞完姻归故土 洪先纠盗劫行装	(46)
第 九 回	元帅府岳鹏举谈兵 招商店宗留守赐宴	(54)
第 十 回	大相国寺闲听评话 小校场中私抢状元	(62)
第 十 一 回	周三畏遵训赠宝剑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70)
第 十 二 回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	(78)

第十三回	昭丰镇王贵染病 牟驼冈宗泽端营	(85)
第十四回	岳飞破贼酬知己 施全翦径遇良朋	(92)
第十五回	金兀朮兴兵入寇 陆子敬设计御敌	(99)
第十六回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	(106)
第十七回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	(114)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冻渡黄河 张邦昌奸谋倾社稷	(120)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骂番王 崔总兵进衣传血诏	(128)
第二十回	金营神鸟引真主 夹江泥马渡康王	(134)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鹏举划地绝交情	(139)
第二十二回	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	(147)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绩 岳飞设计败金兵	(154)
第二十四回	释番将刘豫降金 献玉玺邦昌拜相	(160)
第二十五回	王横断桥霸渡口 邦昌假诏害忠良	(167)
第二十六回	刘豫恃宠张珠盖 曹荣降贼献黄河	(176)
第二十七回	岳飞大战爱华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182)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帅调兵剿寇 牛统制巡湖被擒	 (188)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帅单身探贼 耿明达兄弟投诚	 (194)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飞定计 袭洞庭杨虎归降	 (201)
第三十一回	穿梭鏖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209)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	 (218)
第三十三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225)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获 认兄弟张用献关	 (234)
第三十五回	九宫山解粮遇盗 樊家庄争鹿招亲	 (242)
第三十六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朮五路进兵	 (252)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头山	 (262)
第三十八回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	 (272)
第三十九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华车勇士遭殃	 (279)
第四十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284)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292)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298)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305)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朮败走黄天荡	(313)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鹳河兀朮逃生 迁都临安郡岳飞归里	(319)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养秦桧 苗傅衔怨杀王渊	(324)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召良帅贤后赐旗	(330)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授杀手锏 王佐计设金兰宴	(339)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世忠计破藏金窟	(347)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359)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计摆火牛阵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363)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戚统制暗箭报仇	(370)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377)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	(383)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391)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献图 明邪正曹宁弑父	(397)
第五十七回	演钩连大破连环马 射箭书潜避铁浮陀	(403)

第五十八回	再放报仇箭戚方丧命 大破金龙阵关铃逞能	(411)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轿诏发金牌 详恶梦禅师赠偈语	(420)
第六十回	勘冤狱周三畏挂冠 探图圉张总兵死义	(428)
第六十一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风波亭父子归神	(440)
第六十二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友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449)
第六十三回	兴风浪忠魂显圣 投古井烈女殉身	(458)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467)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474)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 柴娘娘恩义待仇	(482)
第六十七回	赵王府莽汉闹新房 问月庵兄弟双配匹	(491)
第六十八回	绑牛通智取尽南关 劫岳霆途遇众好汉	(501)
第六十九回	打擂台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	(508)
第七十回	灵隐寺进香疯僧游戏 众安桥行刺义士捐躯	(516)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赘 东南山何立见佛	(524)
第七十二回	黑蛮龙三祭岳王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	(531)

第七十三回	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狱 金兀朮三曹对案再兴兵	(536)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勘奸定罪正法栖霞岭	(544)
第七十五回	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	(550)
第七十六回	普风师宝珠打宋将 诸葛锦火箭破驼龙	(561)
第七十七回	山狮驼兵阻界山 杨继周力敌番将	(569)
第七十八回	黑风珠吉青丧命 白龙带伍连被擒	(577)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乌灵圣母 牛皋气死完颜兀朮	(589)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顶加封 证因果大鹏归位	(601)

第一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谪金翅鸟降凡

三百余年宋史，中间南北纵横。闲将二帝事评论，忠义堪悲堪敬。忠义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痴蝇。忽荣忽辱总虚名，怎奈黄梁不醒！

右调《西江月》

诗曰：

五代干戈未肯休，黄袍加体始无忧。

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万姓愁。

自古天运循环，有兴有废。在下这一首诗，却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

且说那残唐五代之时，朝梁暮晋，黎庶遭殃。其时西岳华山，有个处士陈抟，名唤希夷先生，是个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骑着骡儿，在天汉桥经过，抬头看见五色祥云，忽然大笑一声，跌下骡来。众人忙问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间无真主，一胎生下二龙来。”列位，你道他为何道此两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赵名弘殷，官拜司徒之职，夫人杜氏，在夹马营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故此红光异香，祥云拥护。那匡胤长大来英雄无比：一条杆棒，两个拳头，打成四百座军州，创立三百余年基业，国号大宋，建都汴梁。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体，即位以来，称为见龙天子。传位与弟匡义，所以说“一胎二龙”。自太祖开国至徽宗，共传八帝。那八帝？乃是：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徽宗。

这徽宗，乃是上界长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称为“道君皇帝”。其时天下太平已久，真个是：

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五谷丰登，万民乐业。

有诗曰：

尧天舜日庆三多，鼓腹含哺遍地歌。

雨顺风调民乐业，牧牛放马弃干戈。

闲言不道。且说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一日端坐九品莲台，旁列着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偈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夷、优婆塞，共诸天护法圣众，齐听讲说《妙法真经》。正说得天花乱坠、宝雨缤纷之际，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土蝠，偶在莲台之下听讲，一时忍不住，撒出一个臭屁来。我佛原是个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恼了佛顶上头一位护法神祇，名为大鹏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见那女土蝠污秽不洁，不觉大怒，展开双翅，落下来，望着女土蝠头上，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土蝠一点灵光射出雷音寺，径往东土认母投胎，在下界王门为女，后来嫁与秦桧为妻，残害忠良，以报今日之仇。此是后话，按下不提。

且说佛爷将慧眼一观，口称：“善哉，善哉！原来有此一段因果！”即唤大鹏鸟近前，喝道：“你这孽畜！既归我教，怎不皈依五戒，辄敢如此行凶！我这里用你不着。今将你降落红尘，偿还冤债。直待功成行满，方许你归山，再成正果。”大鹏鸟遵了法旨，飞出雷音寺，径来东土投胎。不表。

再说那陈抟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得晓，只说是“陈抟一忽困千年”。那一日，老祖正睡在云床之上，有两个仙童，一个名唤清风，一个叫做明月。两个无事，清风便对明月道：“贤弟，师父方才睡去，又不知几时方醒，我和你往前山去玩片时如何？”明月道：“使得。”

他二人就手挽着手，出洞门来，闲步寻欢。但见松径清幽，竹荫

逸趣。行到盘院石边，猛见摆着一副残棋。清风道：“贤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记得么？”明月道：“小弟记得当年赵太祖去关西之时，在此地经过，被我师父将神风摄上山来下棋，赢了太祖二百两银子，逼他写卖华山文契，却是小青龙柴世宗、饿虎星郑子明做中保。后来太祖登了基，我师父带了文契下山，到京贺喜，求他免了钱粮。这盘棋就是他的残局。”清风道：“贤弟，好记性，果然不差。今日无事，我请教你，对弈一盘何如？”明月道：“师兄有兴，小弟即当奉陪。”

二人对面坐定，正待下手时，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二人急抬头看时，只见那西北上，黑气漫天，将近东南，好生怕人。清风叫一声：“师弟，不好了！想是天翻地覆了！”两个慌慌张张，走到云床前跪下，大叫道：“师父！不好了！快些醒来！要天翻地覆了！”

老祖正在梦酣之际，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来，一齐走出洞府，抬头一看。老祖道：“原来是这个畜生，如此凶恶，也难免这一劫！”清风、明月道：“师父，这是什么因果？弟子们迷心不悟，望师父指点。”老祖道：“你们两个根浅行薄，哪里得知。也罢，说与你们听罢。这段因果，只为当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那表章上原写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将‘玉’字上一点，点在‘大’字上去，却不是‘王皇犬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王皇’可恕，‘犬帝’难饶！’遂命赤须龙下界，降生于北地女真国黄龙府内，使他后来侵犯中原，搅乱宋室江山，使万民受兵革之灾，岂不可惨！”二童道：“师父，今日就是这赤须龙下界么？”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来恐赤须龙无人降伏，故遣大鹏鸟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满一十八帝年数。你看，这孽畜将近飞来。你两个看好洞门，待我去看他降生何处。”就把双足一登，驾起祥云，看那大鹏一气飞到黄河边。

这黄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黄河”，环绕九千里。当初东晋时，许真君老爷斩蛟，那蛟精变作秀才，改名慎郎，入赘在长沙贾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锁在江西城南井中铁树上，饶了他妻贾氏，已后往乌

龙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斩了两个，其第三子逃入黄河岸边虎牙滩下，后来修行得道，名为“铁背虬王”。这一日，变做个白衣秀士，聚集了些虾兵蟹将，在那山崖前摆阵玩耍，恰遇着这大鹏飞到。

那大鹏这双神眼认得是个妖精，一翅落将下来，望着老龙，这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时，眼睛突出，满面流血，叫一声“呵呀”，滚下黄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连忙跳入水中去躲。却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团鱼精，仗着有些气力，舞着双叉，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凶！”叫声未绝，早被大鹏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呜呼哀哉，一灵不灭，直飞至东土投胎，后来就是万俟卨，锻炼岳爷爷冤狱，屈死风波亭上，以报此仇。此也是后话。

当时老祖看得明白，点头叹道：“这孽畜落了劫，尚且行凶，这冤冤相报，何日得了！”一面嗟叹，一面驾着云头，跟着大鹏。那大鹏飞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时就不见了。当时老祖也就落下云头，摇身一变，变做一个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拐杖，前来访问。

却说那个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才生下这一个儿子。丫鬟出来报喜。这员外年将半百，生了儿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庙点烛烧香，忙个不了。不道这陈抟老祖变了个道人，摇摇摆摆，来到庄门首，向着那个老门公打个稽首道：“贫道腹中饥饿，特来抄化一斋，望乞方便。”那个老门公把头摇一摇说道：“师父，你来得不凑巧！我家员外极肯做好事，往常时，不要说师父一个，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斋的。只因年已半百，没有公子，去年在南海普陀去进香求嗣，果然菩萨灵验，安人回来，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里忙忙碌碌，况且厨下不洁净。不便，不便。你再往别家去罢。”老祖道：“贫道远方到此，或者有缘，你只与我进去说一声。允与不允，就完了斋公的好意了。”门公道：“也罢。老师父且请坐一坐，待我进去与员外说一声看。”

说罢，就走到里边，叫一声：“员外，外边有一个道人，要求员外一斋。”岳和道：“你是有年纪的人，怎不晓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

人，忙忙碌碌，况且是暗房。那道人是个修经念佛的人，我斋他不打紧，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与孩儿两个身上，岂不反招罪过么？”

门公回身出来，照依员外的话，对老祖说了。老祖道：“今日有缘到此，相烦再进去禀复一声，说‘有福是你享，有罪是贫道当’便了。”门公只得又进来禀。员外道：“非是我不肯斋他，实是不便，却怎么处？”门公道：“员外，这也怪他不得，荒村野地，又无饭店，叫他何处投奔？常言道：‘出钱不坐罪。’员外斋他是好意，岂反有罪过之理？”岳和想了一想，点头道：“这也讲得有理。你去请他进来。”门公答应一声，走将出来，叫声：“师父，亏我说了多少帮衬的话，员外方肯请师父到里边去。”老祖道：“难得，难得！”一面说，一面走到中堂。

岳和抬头一看，见这道人鹤发童颜，骨格清奇，连忙下阶迎接。到厅上见了礼，分宾主坐下。岳和开言道：“师父，非是弟子推托，只因寒荆产了一子，恐不洁净，触污了师父。”老祖道：“‘积善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请问员外贵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汤阴县该管地方。这里本是孝弟里永和乡，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耕种几亩田产，故此人都称我这里为岳家庄。不敢动问老师法号，在何处焚修？”老祖道：“贫道法号希夷，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今日偶然来到贵庄，正值员外生了公子，岂不是有缘？但不知员外可肯把令郎抱出来，待贫道看看令郎可有什么关煞，待贫道与他禳解禳解。”员外道：“这个使不得！那污秽触了三光，不独老夫，就是师父也难免罪过。”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拿一把雨伞撑了出来，就不能污触天地，兼且神鬼皆惊。”员外道：“既如此，老师父请坐，待老夫进去与老荆相商。”

说罢，就转身到里边来，吩咐家人收拾洁净素斋，然后进卧房来，见了安人，问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谢天地神明，祖宗护佑，妾身甚是平安。员外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么？”岳和看了，就抱在怀中，十分欢喜，便对安人道：“外边有个道人，进门化斋，他说：